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九

事長慈幼

○詩豳風七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告成王也而此詩豳風之五章六章見敬老慈幼之道至矣二章皆歷叙其自秋而冬時物改易而歲寒已至其五章曰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老者嘆嗟語其
婦子言今歲暮而將改天寒可以休息而入
處於奧矣此可見老者慈幼之仁也其六章
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者眉壽謂年老有毫
眉秀出也少者當十月穫稻之時以此新穀
釀爲來春之酒以進壽能於親長致頌禱之
意以助眉壽矣此可見少者事長之義也仁
義固人心之天理然而流俗所陷溺者多矣
邠民長幼之間至誠懇惻藹然慈孝之交孚
豈無所自而然哉蓋由公劉之治其國也推
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老老幼幼各得其

所故仁義之化薰蒸於一國而國人化之亦
各老其老而幼其幼天理民彝日用由之而
不知爾嗚呼邠乃西戎之地公劉以一心治
之而其民風土俗如此之美有非聲華文物
之都所可及者況御中土而有天下者能舉
斯心加諸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何時雍之治不可致哉

○禮記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
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
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養老者如三老五更及致仕者

與庶人之老有德者皆是也養之之禮春夏
飲養陽氣也秋冬食養陰氣也春入學釋菜
合禮也秋頒樂合聲也季春大合樂天子視
學也燕禮何也獻旣畢坐飲酒至醉其牲用
狗行於寢也尚和也饗禮何也體薦而不食
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尊卑行獻畢而止也
尚嚴也食禮何也有飯有殽設酒不飲以食
爲主行於廟也尚養也兼之何也春夏用燕
享秋冬用食也兼和嚴以食也故食得其正
也是以和而不流其周之盛德乎鄉也者鄉
學也國也者國中小學也學也者大學也養

於鄉國大學明長長也達於諸侯自天子達
也長長老老之政同也
○孟子葵丘之會三命曰敬老慈幼
臣若水通曰此齊桓葵丘之會申明五禁之
辭也蓋有國者不知敬老則無以達吾親親
之心不知慈幼則無以達吾幼幼之心而王
者仁義之道息矣其何以爲國哉然敬老慈
幼皆根於天性之固有人心之所同也爲君
者能體物我同體之意因人心之同而敬慈
施於老幼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
不倍矣其於治國也何有哉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如此每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於宅牆之下植之以桑使匹婦供其蠶事爲繭繅爲布帛則五十非帛不暖之老者可以有所衣矣每夫養母鷄五母彘二於孕字之時而不失如於仲春之月毋用牝育之牲則七十非肉不飽之老者可以有所肉食矣每夫

受田百畝以耕之則秋收之餘私田之入上
自父母下及妻子凡八口者可以仰事俯育
而無饑矣夫文王養老慈幼之政不假乎他
不過推其父母萬物之心制常生之產以惠
之爾有天下者可不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哉
○左傳隱公元年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
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
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臣若水通曰叔段不弟如二君是無事長之

義矣鄭伯失教志殺其弟是無友愛之慈矣
此宋儒呂祖謙所以深誅其心術之微而不
可逭乎惟大舜之仁心篤於親愛之誠故能
處傲象而烝烝乂不格姦也可以爲事長慈
幼之法矣

○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乙未周主幸太學以
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設三老席於中楹南
向太師宇文護陞階設几大司馬豆盧寧正舄
帝跪設醬跪授爵豆以酳親爲袒割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曰
庠者養也養老之禮其古之帝王教天下以

孝弟之義歟此義廢之久矣周武獨能折節
而躬行之豈非後世之一快覩哉其不能追
先王治化之隆者不能擴充其善念以達之
國家爾曾子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吾於周武不能無憾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以禮部尚書王珪爲
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
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
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
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
所以成國家之美爾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

執笄行盥饋之禮

臣若水通曰笄竹器也以盛棗栗腶脩盥以
盤水沃洗手也婦以特豚饋夫弟子之事師
長婦之事舅姑禮也王珪傳魏王泰以師道
自居其婦公主行執笄盥饋之儀蓋教之以
孝弟之道也其爲慈愛孰大於是是故魏王
從其教以之治其國則治也公主安其分以
之閑有家則齊也禮之有益於人大矣後之
爲君師者可不以禮慈愛其世子公主乎

○班固白虎通曰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
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

有罪不加刑焉

臣若水通曰考謂撻之示懲也不黜不退之也耄老而衰憊之貌悼可傷也君子不備責童子何也以其幼也悼耄有罪不加刑者何也以其老也老老之教不行民弗知有長矣慈幼之教不行民弗知恤孤矣弗恤弗長則仁孝之風幾乎息矣故觀於此可以見古人慈幼事長之風矣

○劉向說苑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

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何
也晏子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
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
也

臣若水通曰景公以爵弱而反之藹然惻隱
之心矣晏子賀之以成其恤幼之仁可謂善
矣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
王矣由是心也苟能體認擴充之可以保天
下矣惜乎二君聞二臣之言而不能行也噫

○宋儒程顥策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

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庠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體同胞之義則於老無所不兼敬也於幼無所不兼愛也故由老老之心而老老之政行焉由幼幼之心而幼幼之政行焉夫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不越乎親長慈幼之間爾夫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爲爾為君者在立志焉

○程頤曰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臣若水通曰父母與己之身父母之子與己之子皆同氣者也故愛則皆愛慈則皆慈亦各盡其心遂其天性而已矣於此有一薄焉則無所不薄矣後世兄弟賊恩仇敵同氣其亦不仁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程頤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臣若水通曰弟慈之道各欲自盡其心爾舍是心而有間焉則已私勝之也程頤之言眞可爲事長慈幼之法也歟

○張載西銘曰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臣若水通曰仁人之心無親踈內外之間也而其由親以及踈自內以及外者亦天理之當然爾故吾之長長之而高年無所不尊則

天下之長無不長之矣吾之幼幼之而孤弱
無所不慈則天下之幼無不幼之矣驅天下
長長幼幼而歸之仁人長者之域是即所謂
與天地萬物一體者矣施無不愽而濟無不
衆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在人君自盡
其心爾
○楊時謂李夔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
訟者累歲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
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
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
臣若水通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天之性也故謂之良知良能爭財致訟情欲相攻而天性滅矣豈刑獄之所能回哉李夔一言而兄弟感悟其賢於五刑三千者矣何也得其心之本然故也

○張栻謂吳苐少而孝友旣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鄕母病聱瘖紀苐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爲孝誠之感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感乎天地蓋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之氣一也是以能感格王祥之鯉孟宗之笋物固有然者而况於吾親一體之間乎宋吳苐母聱瘖紀積誠精

治一日復明乃其感應之必然者也然則人
子事親其可不盡孝誠也哉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
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臣若水通曰父子主恩也是以愛生焉相處
以敬相接以禮愛之至也狎與簡者可謂之
至愛乎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
定誼不信夫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
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

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至京恩待
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
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
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
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
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
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
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

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
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臣若水通曰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孟子謂其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太祖皇帝因巢鵲卵翼而感母子之恩令群臣歸
養臣及於亡國之俘使全子母之愛非自其
天性孝友中來耶是親親仁民愛物仁孝上
下罔洽立慈孝之教於天下所謂皇建有極
也
聖子神孫當以

聖祖爲法焉

○李貞尚

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夫夫人性嚴徼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値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旣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愧服

臣若水通曰孝弟者人之天性各欲自盡者也故親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弟雖不敬而兄不可以不友古人處變之道固如是也

李貞其殆庶幾矣乎

○本朝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黨稱之無間言

臣若水通曰李文選事親處兄弟之道皆本於天性之自然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文選其近是耶是足以表風俗也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九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

使衆臨民

○易臨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臣若水通曰臨卦上坤下兌故爲澤上有地之象上臨下者也君子體此以盡臨下之道以兌水之能入物而教之以趨於善資深逢原日新不已也奚有窮焉以坤地博厚之能容物保民以遂其生包含徧覆无遠弗届也奚有疆焉蓋是二者而臨下之道得矣爲人君有臨下之任者不可不取法焉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
明

臣若水通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文理密察
足以有別此自然之明照也孟子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鑿則傷於明而非自然之覺
矣明夷一卦有明入地中之象則傷於明而
以察察之私智臨乎民民有不安矣人君觀
此象以臨民當神明内蘊無作聰明而自用
晦故民之是非邪正無能遁其情矣語曰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爲上莅衆
者可不以自警乎

虞書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以民不犯法歸功於舜
得臨御之道也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嗣與
世皆謂子孫也延逮及也過者不識而誤犯
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辜罪也經常也皐陶
言臣庶不干正民協于中者非予之功乃帝
之德無過也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帝則臨之
以簡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帝則御之以寬刑

罰則父不及子爵賞則遠及其世其惡惡短
而善善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
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與
其殺之而害無罪者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失
於刑法之常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
生之德也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
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戴戾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夫帝舜之德大矣至
矣皋陶贊之不過曰簡曰寬曰好生何耶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已矣乾坤之廣大曰
易簡而已矣聖人者體天地之大德而法其

易簡故其並生之心與天地　故天地並
並行而萬物不悖聖人並生而萬民不犯職
此故也後世法網愈密而犯法益衆盡亦反
求其本矣

○周書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文王保民之勤以告
成王也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
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
有柔德而徽有恭德而懿其德之盛及於民
於小民則懷保之愛之如赤子也於鰥寡則

惠鮮之垂首喪氣者賚予賙給使之有生意、
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
之頃有不遑暇欲舉天下之民而咸和之使
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之拳拳於民一食不
暇者皆自其視民如傷一念之仁發之也爲
人君者臨民撫衆當以文王之心爲心焉

○周書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
從容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人
何法皆好惡有加之意所以戒其偏也寬
制和而從容皆並行之意所以勉其中也

此數言者最爲精密心若苟偏喜怒予奪毫
髮私意之萌即非公理也即是作威以削君
陳之世當寛和之時也然寛而有其制則不
偏於寛矣從容以和之則不偏於和矣夫戒
其偏勉其中[illegible][illegible]可以成和中之政也

○詩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民樂之詞而此章見民
樂文王之作臺也經始經營之始靈臺臺名
亟急也言文王始爲靈臺經營之時庶民皆
來趨事赴功而供土木之役則成之有不待

終日矣文王憂民之勞則戒以經始不可如是之急也於是庶民感文王之仁如子趨父之事赴父之功自有不能遏焉夫文王之作靈臺不免勞乎民也斯民樂之而不怨豈其情邪君民相體惟此心而已矣故經始勿亟文王之心眞父母之心也庶民子來斯民之所以體父母之心也君民一體如父子一心故歡欣踴躍自有以皷動其心而自忘其勞也爲民父母者可無愛民之心乎誠使臨民使衆如文王勿亟之心則民亦有子來之心至於危難變急之中尚可以得其死命而不

怨去者况土木之勞奚怨哉後之人主無愛民之心視民如草菅至有閭閻弗食弗息愁苦怨極猶且土木煩興戰鬪弗息使之展轉而死爲民父母如此豈望下民如子弟之衛父兄哉及其一夫作難四方无鮮而驪山之役徒反爲仇讐倒戈之民血流漂杵可不懼哉

○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臣若水通曰此詩宋儒朱熹以爲祫祭之詩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旒旗之

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
縿爲旒所綴著也競强也絿緩也優優寛裕
之意言湯之負荷天命在於得人而得人之
道在得其中而已故過剛則猛猛則民殘過
柔則寛寛則民慢皆非得中之道也惟湯執
中故其敷政於民者不競而過於强不絿而
不及以緩故不競則不剛矣不絿則不柔矣
優優乎大道之中此人心之所以歸天命之
所以集也雖然湯之政所以得其中者豈外
於一心哉蓋心之本體中正而已湯惟聖敬
日躋顧諟明命不失乎此心之本體故政之

所施一中正之本體流行而不息爾後之爲
政者不求此心以立中正之體徒欲事事以
求其中雖偶有所合議擬之際不覺巳墮於
過不及之偏矣安能恒其中邪故善爲政者
必本諸心以先立其大者焉
○禮記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御衆臨民役之之恕也
任老者之事言輕也食壯者之食言厚也任
輕而食厚則民心得矣夫人情莫不欲逸苟
食重而任輕則所欲與聚而民心歸矣是故
靈臺之役庶民有子來之詠申國執戍而一

時有揚水之嗟則亦可以見民心之向背也

嗚呼鑒諸

○雜記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夫道中而已矣或弛或張亦中而已矣故偏於張則過偏於弛則不及天地之否泰日月之盈虧寒暑之往來則固有然者矣故久於勞則力憊久於息則志逸而淫文武之治陰陽合道剛柔同德天理之中正也使民如此則天下之民悅而願爲之使矣

○緇衣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

則民不倍恭以莅之則民有孫心

臣若水通曰子者慈也孫者遜也夫慈信恭敬君民上下同心者也以慈感慈則民心親以信感信則民心固以恭感恭則民心讓使民親遜而不倍惟上之所以臨御而感之者何如爾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章夫子雖爲道千乘之國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敬者主一信者實心節用者量入爲出不濫費也愛人者惠

鮮子惠仁乎民也時使者凡有力役必以農
隙之時不違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也五者
事雖不同皆在人主之一心爾誠能存此愛
民之心則施諸政事之間無非此心之形見
而事自能敬民自能信人自能愛用自能節
不時使民斷有不忍爲者矣故君心正而萬
事理矣然則五者固爲爲治之要而君心者
得非出治之本乎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答季康子之言也然康

子之意在欲使民之自盡而聖人之說惟欲其以身而先民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吾之臨之者敬存於中而莊見乎外瞻視容貌之尊嚴威可畏儀可象則民興起之敬上之心矣孝於親慈於衆孝足以爲民之效慈足以結民之心則民興起其忠上之念矣善者舉之以歆動其善心不能者教之以善誘志向則善者益善而不能者亦勉於善矣民豈有不勸乎是故御衆臨民之道在乎爲人上者躬行心德之間爾夫豈外慕而遠求之哉

○孝經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吳若水通曰言思可道者度民之可道而後言則言有物也行思可樂者度民之可悅而後行則行有恒也德義可尊者凡立德行義必得大中之道爲民之所共尊也作事可法者舉行政事必合至中之䂓可爲民之所共法也容止威儀必中乎禮而可觀進退動静皆有定則而可度夫如是而臨民民其畏威懷德而取象之是故德教成而政令行矣

○孟子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得民心者在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爾蓋如富壽安逸是人之所欲者亦我之所同欲必由我之所欲而知人之所欲則必生之厚之扶之節其力所以聚其欲也貧夭危勞是人之所惡者亦我之所惡必由我之所惡知人之所惡則必不傷其生不困其財不危其身不盡其力而勿施之可也是則民之好惡不外乎吾之好惡而民心可得矣夫好惡民之心也亦我之心也

欲得民之心必得吾之心則民心在是矣然則臨民之道豈不於吾心而得之哉

○國語周語内史過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

臣若水通曰祓猶拂也考中度衷者考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恕以臨之也物事也則法也庶衆也制義庶孚者當制立事宜爲

爲衆所信而行之也夫不得其民不足以濟
事不得其心不足以得民故君子使民如承
大祭而不敢忽焉是以和之忠以立之禮以
順之信以行之夫然後得其心而得其民以
之圖事何事不濟哉晉侯背外內之賂而怠
棄四者吾知其遠不來近不和而大事去矣
有天下者慎無以丘民之微而忽易之也
漢宣帝地節四年十二月渤海太守龔遂入爲
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制者丞相御史舉遂上
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

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

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
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劒者
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
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臣若水通曰民不可以威制而可以恩感者
得其心也龔遂治渤海之盜以恩信代兵甲
而郡盜化爲良民可以爲使衆臨民者法矣

○漢宣帝神爵三年八月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
馮翊始延壽爲頴川太守頴川承趙廣漢搆會
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
代延壽居頴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尚

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莫忍欺

臣若水通曰延壽守潁川崇尚教化接待下
吏恩厚約明或欺負之則痛自刻責及入爲
馮翊民有爭田閉閤思過郡中翕然所謂其
身正不令而從者矣昔孔子爲政於魯有訴
其子不孝者孔子不治而季孫尤焉季孫未
知聖人之道者也故暴母之陳元可使泣血
而從善鸞鳳之德過於鷹鸇遠矣治天下者
豈徒以法律爲哉

○漢光武建武七年冬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
內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若水通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其仁政之施足以盡使衆臨民之道也杜詩南陽之政無愧於所謂豈弟矣召父杜母之德可以爲千萬世臨民者之法矣

〇漢獻帝初平四年北平田疇奉使長安得報馳還謁祭劉虞墓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

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臣若水通曰莅衆之道禮法二者而已田疇立法制以爲維持之具與禮教以爲化導之本此威信所以行於邊郡而翕然化服也後世有專以法把持天下而不知禮教之具其如民心之服何哉居上臨下者尚留意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丁未上嘗曰王者視四

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臣若水通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四海一家非體仁者不能與於此也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堯之所以光被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以永清君天下者不師堯舜禹湯之仁而欲保安至治雖有所施皆不過意見而已何以體四海一家之仁哉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

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臣若水通曰湯武之得天下順乎天而應乎人蓋天人之心一也太宗順民之欲民皆忘勞故能攘夷狄而臣服之以成振古所無之功然則君臨天下者盍亦順民之所欲哉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於民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臣若水通曰如保赤子言保民也傳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有同胞共與之仁則保赤子之心自不容已矣民之視其君猶赤子之視

其父母饑寒疾苦罔不仰望焉爲人上者苟
能誠心愛民如慈母之保赤子則必爲之求
順其欲矣非天下之至仁曷是以語此今
聖明好學體行仁道所以子臨億兆之道當不外
聖心而自得之矣天下臣民幸孰大焉
○柳宗元郭橐駝傳曰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
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
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
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
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

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

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之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
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臣若水通曰堯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聖人
盡人物之性在順之而已矣柳宗元橐駝之
論蓋本諸此方今之弊曰甚矣蓋使司一局
面也監司一局面也分巡一局面也分守一

局面也州府一局面也縣邑一局面也是所
謂一羊而九牧者也上有所令則下必承之
而擾民耗財又不特一吏不但如饔飧勞吏
而已也是故長吏之不才者既多端以迫之
而吏胥之尤不才者復藉其威以害之而令
之所頒況非促耕督穡之意乎
聖明明見萬里之弊慎擇守令以任之或命群臣
各舉所知以充厥任舉得其人者賞之失其
人者置而弗賞
聖明必親疏其名于屏風以驗之三載考績守令
有功者加賞而舉者亦賞焉或服采以章之

或爵命以榮之而九載則超而擢之如是則
舉者實得其人爲之守令無弗奮庸熈帝之
載矣夫守令得人天下未有不治者故人主
當博訪廣詢以爲天下計而又清心以昭賢
否之鑒然後近習不得而惑焉臣不勝願望
之至

○宋儒程頤曰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
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
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人同此心同此理而已
矣故人心誠而已臨政者以至誠感之則民

無不應民無不應則化行而俗善矣程顥所
在臨政而上下響應者豈非得其心之同然
哉爲政者當思所以感之者何物然後可也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無所本哉
○楊時謂莫表深莅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
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照幽
隱雖逢其族遊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
爲莫及也

臣若水通曰書稱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言得
中也表深臨莅嚴而不苛寬而有制其近是
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嚴政嚴則民殘

殘則濟之以寬非寬嚴合德得其中者也寬
嚴得中政是以和此二者之所以不容於偏
廢也伏惟
聖明推而達之天下焉
○張栻云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
以刻爲公以不恤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
或以媮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磨稜爲善處故
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擫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
弊基禍及其後曰嗟乎此豈眞所謂賢能也哉
臣若水通曰政貴有恒所謂恒者得中道之
常也故過則爲察爲刻爲不恤焉不及則爲

姑息爲縱弛爲磨稜焉皆足以戕其國本禍
其邦家以傷忠厚和平之氣也使無過無不
及則剛柔中正可以納民於皇極之福矣此
有天下者不可不愼抑揚之權黜陟之典也
○國朝憲綱凡按察司官斷理不公不法等事果
有冤抑者許赴巡按監察御史處聲冤監察御
史枉問許赴通政司遞狀送都察院伸理都察
院不與理斷或枉問者許擊登聞鼓陳訴
臣若水通曰君之於民一體者也民之情鬱
而不伸其猶四肢之氣失其平而爲疾者乎
愛身者順其氣而通之愛民者達其情而安

之斯已矣舜命士曰惟明克允張釋之亦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法者尚其念諸
○憲綱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革等
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
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
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
○憲綱風憲爲朝廷耳目之司宣上德達下情乃
其職任所至之處須訪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興
弊所當革者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
即具奏不可因循苟且曠廢其職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憲綱二章仰見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一

正朝廷上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臣若水通曰重乾爲乾健之至也九爲陽德剛健居五爲中正具剛健中正之德變化不測有龍之象五爲君位履帝位而有天下龍之飛于天所謂大人也此心此德人人所共有故興起其秉彛之心天下快覩而願見之以其有中正之德澤天下而足以爲人之所賴者也其見之不亦利乎由是言之人之利見大人以其有龍德中正也彼有是位而無

是德者民將遠之矣故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舜之子而之禹其利見大人之謂乎

○乾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臣若水通曰聖人具體乾道有元亨利貞之德出類拔萃卓冠群倫而高拱於穆清之表居臣民之上所謂首出庶物也而萬國之臣民蒙聖人之澤感而化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不安寧外寧其生內寧其性所謂萬國咸寧也是則聖人具中正之德極其裁成輔相之功猶乾道之變化也澤及於民生養

遂而成性復循萬物之歸根復命也此聖人
之利貞也聖人體具乾剛中正之德運諸朝
廷之上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臣若水通曰否德忝位則疚也剛健中正德
之至也有是德而受命尊履帝位故不疚也
然其所以不疚者以其德之光明爾陽剛中
正故光大而高明足以居帝位而臨御朝廷
以爲臣民之瞻仰又何疚乎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臣若水通曰離爲火重離兩火相照故曰繼

明日月爲明離日之象也離之相麗而作曰之至明容光必照也大人體此象其德之明緝熙而不已猶日之繼也四方之遠庶物之繁無有能遁其情者矣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凡日之所照大人之德亦照之也夫明德人人所同有人惟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失其明矣不明不足以照物豈足以立朝廷而臨天下耶故朝廷四方之極君德以高明爲主未至於明者其亦反求諸心之所同有者明之而已矣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臣若水通曰鼎卦上離下巽以木出火有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知鼎爲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取之以自正其位以凝承休命位者天位也天之道正也居其位而體天道之正隨所居之位而正焉正其心則思無邪也正其身則正顏色動容貌也正其事紀綱法度也與天合德而天命聚於我矣故人君以此而正位凝命以臨朝廷立四方之極如鼎之定而不遷矣可不愼歟

○書周書洪範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告武王也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無有邪黨在位之人無有私相比附者惟人君立極於上皇極立則朝廷正矣斯有以化臣民之心使之大公無私爾淫朋比德皆私心爲之也堯舜之時公道大明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以堯舜執中之化也人君居臣民之上可不謹於心術之微公私之辨以立朝廷大中至正之矩乎

○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位君位也德元者謂爲德之首也刑儀刑也越猶於也顯明也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君德既立則朝廷以正而小民觀感興起皆儀刑用德於下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天下小民之德皆王之德也於王之德豈不益光顯矣乎

○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文王之德也追雕也金

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者勉而又勉純亦不已之意我王謂文王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四方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紀綱紀綱之本在君心故棫樸詠文王之德言其如金玉之質而有雕琢之文蓋其勉而又勉純亦不已而爲四方之綱紀也蓋文王之心純乎天理故運之於綱紀大之而綱人倫統體常張而不弛小之而紀政事節目常理而不亂所以維持統御乎四方者如金玉雕琢之文章也以此觀之人主欲正乎朝廷在先正乎紀綱欲正紀綱在先正乎一心使天理之本

體大公至正廣大高明足以爲紀綱之本而
後施之紀綱者皆此心之管攝運用罔不振
肅者矣紀綱振肅則體統尊嚴朝廷罔不正
矣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朝廷正而四方敢有
不正者乎故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苟欲正
紀綱以正朝廷而不先正此心以立其本則
枝葉雖茂本根已蹷形體雖安命脉以危其
如紀綱朝廷何哉
○春秋成公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臣若水通曰書曹伯者王與其伯也因魯史
之文也書歸自京師譏王之不罪其罪而成

其爵也京師者朝廷也朝廷四方之極而命
德討罪之所從出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
天王之不誅有罪而釋之歸以成其爲伯也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王不能因晉之執置諸
典刑討罪之權不行矣而使復國則命德之
典何在焉命德討罪之典壞之於朝廷又何
以爲天下之共主哉
○禮記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
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若水通曰此諸侯朝天子之事也天子無
他事故諸侯各以其期見于天子是之謂朝

其來朝之事豈徒然哉亦爲述職而行也故
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禮者五禮天子
嘗因天秩而五庸之矣於是考諸侯之禮合
於天子之禮否歟刑者五刑天子嘗因天討
而五用之矣乃正諸侯之刑合於天子之刑
否歟德者天子嘗因人之固有而教之矣又
一諸侯之道德以同風俗果合於天子歟如
是則天子之禮刑道德諸侯奉承而不敢違
是所以尊天子者至矣天子尊則朝廷尊矣
臣民頼天子朝廷之尊以安者也我
朝稽古爲治三年一朝天下岳牧郡縣之臣萃而

朝覲於
天子固所以述職也而銓衡亦嘗有殿最之課矣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王制所謂禮刑固不待考正而自同矣獨一道德以同風俗者則在
明天子之主盟斯道而輔臣宜贊襄之以成一德之化天下幸甚

○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臣若水通曰君[illegible]即天子也答對也南鄉南面也陽盛於南方長養萬物之地也人君對

時育萬物故南面以對陽也人臣北面以朝
君者對君有養之德也君南面臣北面上下
之位定而朝廷正矣

○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若水通曰辨色謂初明之時可辨顏色也
視之視朝也詩曰夜向晨庭燎有輝即臣之
辨色入朝也所以防微也又曰東方明矣朝
既盈矣即君之日出視朝也所以優尊也然
入而臣先於君明分守也退而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而後退小寢釋服君後於臣妨怠荒

也君無怠荒而群臣守分則朝廷尊矣漢唐
以來或五日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仰惟
聖明早朝晏罷退御
便殿延訪政事可謂遠追帝王近遵
成憲者矣持此始終如一不替益虔豈不休哉
○哀公問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
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臣若水通曰正政者所以正朝廷也正三綱

者所以正政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
綱三綱正則五倫正而爲政之道得矣此朝
廷之所以尊乎
○仲尼燕居曰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出也故禮用之
朝廷則上下辨名分嚴尊卑有等是故官爵
序也然則朝廷之禮其可以不肅乎
○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天無二日日者天之陽精
也陽一而已故曰無二何以土無二王王御

土中者也土中一而已故王無二何以家無
二主主者家之尊也其本一而已故家主無
二故三才之道一而已矣天之尊在一日土
之尊在一王家之尊在一父何二尊之有哉
如此則君臣上下之等威以別而朝廷尊矣

○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君臣上下貴極辨其
分而不可紊久則弛而有倦則紀綱弗振而
奸邪得以窺伺矣雖然嚴上下之分而必通
上下之情然後有都俞吁咈之美也苟一于
嚴則秦皇尊君卑臣之儀其可法乎而夫子

云然者特感於春秋右弱臣

也乎

○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臣若水通曰儀猶等威也每命異儀也位者貴賤之位也何以謂受職始爲正吏受職事如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之職是也何以謂受服受皮弁之服如王之中士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之服是也何以謂受位始有列位爲王之臣如王之上士及列國之

卿位是也何以謂受器始有祭器也如王之
下大夫及公之孤有祭器者是也何以謂賜
則則者未成國之名也王之下大夫出封則
加一等而賜以百里二百里之地也何以謂
賜官王六命之卿始得具臣治家邑也何以
謂之賜國王之卿出封加一等爲侯伯之國
也何謂作牧侯伯有功德則加命之得專征
伐爲一州之牧也何請作伯上公有功德者
加命爲二伯是之謂方伯也夫命也受也賜
也作也皆出於朝廷王於宗伯所謂天下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朝廷正矣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
故上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
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
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臣若水通曰朝儀者王視朝於路門外之儀
也東上其次以東爲上也西上以西爲上也
北上以北爲上也王族故士者王之族故爲
士而宿衛者也虎士者虎賁之士也大僕者
侍御之長也大右者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

祭僕之類也擯者詔王出揖也特揖者孤卿尊也旅揖者大夫卑也旁揖者士又卑也還揖左右者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者也大僕前者自本位而前正王視朝之位也內朝者路門之內聽政處也　○臣上下貴賤之等其秩然而朝廷尊矣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illegible]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無所措手足

臣若水通曰名者實之表也其名正則實正
實正則朝廷正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故孔子
因仲由之設問而告以正名爲先仲由未達
於爲國以禮之道遂疑其迂闊而遠於事情
非今之急務也孔子乃責其不能闕疑而告
之以爲使名有不正其實俱亡所以言不順
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其流之弊不可
勝言故正名分者所以正治之本而塞亂之
原也夫子此言豈特爲衛國之所當先邪於
凡有國家者舍此不能以自立矣觀其脩春

秋而於踐土河陽之後去實以全名曰與其
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之俱亡是以周室
雖微諸侯强盛以齊楚大國卒不敢侮所謂
植遺腹朝委裘而不亂者豈非以名分素明
而民志素定哉此圖治者所當究心也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
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
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
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

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
臣若水通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
士謀父字也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
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言號令也
文典法也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序謂上五
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讓譴責
也告謂以文辭曉告之地遠者卑輕也夫大
君立極以風四方故必自治而後治人也是
故下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之違上有
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之政未嘗舍己而

勤人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先正謂朝廷四方之極其是之謂歟君天下者可不正心以正朝廷立四方之極乎

○晉語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

臣若水通曰負羈晉大夫幹楨榦也宗本也紀理也夫親親賢賢國之大政也而有賓窮之禮焉所以行[illegible]也故曰國君無親國以爲親故不親[illegible]親則不能明賢矣不親親明賢則不能禮[illegible]賓矜窮矣其於禮政夫何有晉重耳出亡於外而國相多從之是終必有與

者曹伯舍之而不禮是棄愛親明賢禮賓矜
窮之義其能久立乎君子聞僖負羈之言可
以知朝廷之體矣
○漢文帝寵幸鄧通賞賜累鉅萬申屠嘉嘗入朝
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
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
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不正近貴壞之也漢文以堂堂帝王之貴寵幸鄧通之微臣朝廷解體而堂陛陵夷矣幸而申屠嘉之守法使朝廷尊如泰山文帝雖曲護通而終不罪嘉之守法此朝廷之所以反正歟

○漢武帝元朔元年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

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
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廟堂者政事之所出也朝廷正
則萬事正而民心定故無土崩之患矣徐樂
謂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其原在脩於朝廷自
君心之正始也惜乎武帝聽其言而不能用
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匡衡上疏曰治天下者審所
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道德之行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

不自知也

臣君水通曰治在風化而已家至人說則堯
舜之聖不能以遍也故賢能任職百僚敬讓
則朝廷尊崇而風化之本立矣風化之流自
內而外由近而遠有不可禦焉者爾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入夏城門與
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
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
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
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
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紀綱之所係焉
者也故一人足以壞之趙王良之豪横是也
一人足以正之二鮑之正直是也向使不爲
之覊正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何以立極
於四方哉此二鮑之劾奏權貴不避強禦所
以能肅清朝廷而森嚴堂陛也嗚呼賢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一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二

正朝廷下

○漢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赴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臣若水通曰桓帝之時朝廷不正甚矣由權

橫猖獗綱紀頹弛之所致也以膺之威望誅
貪殘於合柱中朝綱爲之一肅然不旋踵黨
禍興朝綱至於掃地豈非天哉
○晉惠帝元康四年司隸校尉傅咸上言貨賂流
行所宜深絶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
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臣若水通曰晉惠以暗弱之資行寬縱之政一
朝綱大紊堂陛頹毁矣傅咸持風裁而京師
肅然朝廷一正其弛其張在人而已矣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晉成帝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

郄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

臣若水通曰爲國以禮禮者國之楨幹也故禮達而朝廷尊矣晉之中朝傾覆皆王謝放棄禮法之疚也然則後之人君欲正朝廷以立國者舍禮何以哉壼不畏强禦言人之所不敢言忠義之氣與日月爭光矣

○晉穆帝永和二年都鄉文穆公何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効不私

親舊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有人而尊也晉室不綱臣之不職矣若何充者其群烏之孤鳳歟臨朝正色社稷自任選用功能朝綱爲之一振偉哉

○晉穆帝升平四年燕太宰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率由權豪壞之也慕容恪當國家危疑之秋而能嚴謹禮法博詢公議可謂能尊朝廷以安社稷矣

○陳宣帝太建九年梁王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
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
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
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

臣若水通曰鄴後周之都周平齊故梁朝於
周也積者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也餼者腥
牲也五代志曰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
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
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
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
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

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
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
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
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
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授贄受贄並
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以
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
勞於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
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
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
之長爲使宰米束帛同三公臣謂君臣之相

覲古之制也封建廢而朝覲之禮亡矣周主
因梁之朝慨然復古禮之盛其亦曠世之一
快覩也周之朝廷於是益尊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
以上多輕視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
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躓彼豈
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爾聞三品以
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
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
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
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

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頊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臣若水通曰朝綱之弛自親貴始也太宗愛寵魏王而怒及群臣朝廷不正之漸矣向徵魏徵引春秋倡大義尊王人振朝綱則貞觀之治不足觀也已傳曰體統正而朝廷尊其斯之謂乎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論治者貴識體所謂體者朝廷上下之禮也元首明股肱良則庶事康是之謂朝廷正矣元首叢脞股肱惰則萬事隳是之謂朝廷不正矣魏徵一言而太宗乃悟此其所以成貞觀之治也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

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及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

帝甚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責在任將相將相得而朝廷尊矣太宗以天子之尊乃欲兼行將相之事而猶矜己以誇人與群臣校功爭能矣自卑孰甚焉張行成一言而朝廷之體尊其亦得尊主之道者歟

○唐肅宗至德元載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
而坐言笑自若時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若水通曰武臣驕慢背闕坐笑是不知有
朝廷之尊矣御史李勉聲其罪以正禮而
朝廷始尊此肅宗之所以歸功於勉也雖然
人君不能自尊而賴臣下以尊之亦可悲矣
然則自尊之道在正心以正朝廷君人者不
可不知
○唐穆宗長慶元年冬十月裴度上表極陳朋比
姦蠹之狀以爲逆竪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

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朝廷者天下之本未有朝廷不正而可以正天下者也裴度謂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可謂得正朝廷以正百官之體矣有天下者其知所務哉

○唐文宗太和二年春三月己卯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其畧曰陛下將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威柄

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逹人臣之節首亂者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
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唐之季葉内竪弑立藩臣稱兵
始於朝廷之不正而紀綱廢壞也劉蕡以布
衣發憤一言切中時病可以爲社稷之臣矣
乃棄而不取胡寅所謂違天理逆人心者是
也何以爲朝廷哉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
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
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優詔不

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世人臣恃功驕恣者良由朝廷不正而紀綱法度之不立爾知誥自刻而中外肅然所謂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
○宋神宗熙寧三年文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臣若水通曰鎮之以靜重兼之於衆論協之於人心則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政出於一而

天下治矣文彦博老成忠厚之論足以破紛更亂政之惑矣惜乎神宗之心溺於功利之説而不知大不利者在朝廷爾

○宋哲宗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徹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悦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

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淸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謂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悞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不正由於用人之邪正爾故一蘇轍立朝則朝廷不正何也不正之類將從之也一嚴叟立朝則朝廷正何也正人之類將從之也所謂正不正之分豈有他哉於心術焉見之也四凶之於十六相其才華孰能辨之哉後之人主欲尊朝廷者當慎於邪正之擇而勿貪人之文采焉可也

○陸贄奏議曰風化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範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恭敬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

淩暴之弊播于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鬭之禍流于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不可以不正也故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化服以德宗之猜疑則朝廷何由而崇尊百官何由而承式諸侯固將以鮮體四方由之而起釁禮讓風化之效胡可得也贄之言德宗不能用至後而始驗也惜哉

○宋儒程頤上英宗書云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源如此治將安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在紀綱而已矣紀綱者何君臣父子是也禮曰聖人作爲君臣父子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自定是故紀綱壞不足以言朝廷矣程顥此言誠知治國家天下之大要也爲人君者其愼之哉

○范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何以爲四方之極也四方

之所取正焉者也故在公正而已矣人君之
道如天運於上一正以勝百邪一公以絕天
下之私故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苟以詐術御
下已自不正矣何以正朝廷而示天下之正
乎

○朱熹曰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
服紀綱得以振肅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
明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
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之言蓋本於董仲舒正朝
廷以正百官萬民之意然非無其本也其要

係於君心焉而已爾君心正則萬化隨之然
其所以得此心之正者豈有他哉敬而已矣
敬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而凡施爲注措皆
當於義而無愆也大公平之治豈不可坐而致
哉
○國朝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
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
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
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
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

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禮儀有不閑
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
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
儀者亦糾舉如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主於嚴君臣之分主
於敬若無嚴敬則上下不辨名分不正豈可
以謂之朝廷哉豈足以咸天下之治正天下
之民哉伏覩我
聖祖諭中書省臣之言可謂能正心以正朝廷矣

臣願
聖明法

祖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而天下正矣

○諸司職掌朝儀凡朝班序立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各照品級文東武西依次序立風憲糾儀官居下朝北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如有事奏須要從班末行至

御前跪奏不許於班內橫過奏畢即便入班序立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在朝儀不肅則禮法隳矣故必有拜立之節劾奏之儀夫然後上下之間截然名分之不易而禮法行矣禮法行而朝廷焉有不正者哉

○禮儀定式凡朝參遇有
聖諭教誡須當專心致意拱聽分明即便省身克
已不許放肆馳心外想
臣若水通曰臣子對君之言當尊之如天而
不可忽也是故專心致意誠也拱聽恭也
省身克己敬也戒放肆馳心立信也誠敬恭
信所以尊君如尊天以尊朝廷也朝廷尊則
莫不出於正矣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
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

明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
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
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臣若水通曰刑賞者朝廷之大法也所以爲
朝廷者以其有刑賞之正也刑賞廢紀綱弛
焉足以爲朝廷哉伏覩
太宗文皇帝諭鄭賜之言朝廷大公至正之道不
以功而可廢矣仰惟
聖明法
祖圖治公道大行私恩盡黜則帝王之治可致矣
○憲綱凡有朝會行禮失儀聽糾儀御史舉劾常

朝官奏事理有未當及失儀者聽侍班御史并給事中劾奏依律罰俸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禮而尊也故叔孫制禮而漢尊李勉一言而唐尊李綱一入而宋尊非禮儀不足以肅之也然欲使朝廷之尊豈徒聲音笑貌爲之哉去亦反其本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二　終

朝官各專理行本儀各有職侍廷御史并
給事中劾奏依律論体
臣若不遵用制是以禮而尊也故叔孫制禮
而揖拜於乾言而群臣各編入而來許
非禮儀不足以肅之也然後使朝廷之尊貴
徒聲音笑貌為之哉去而反其本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二 終